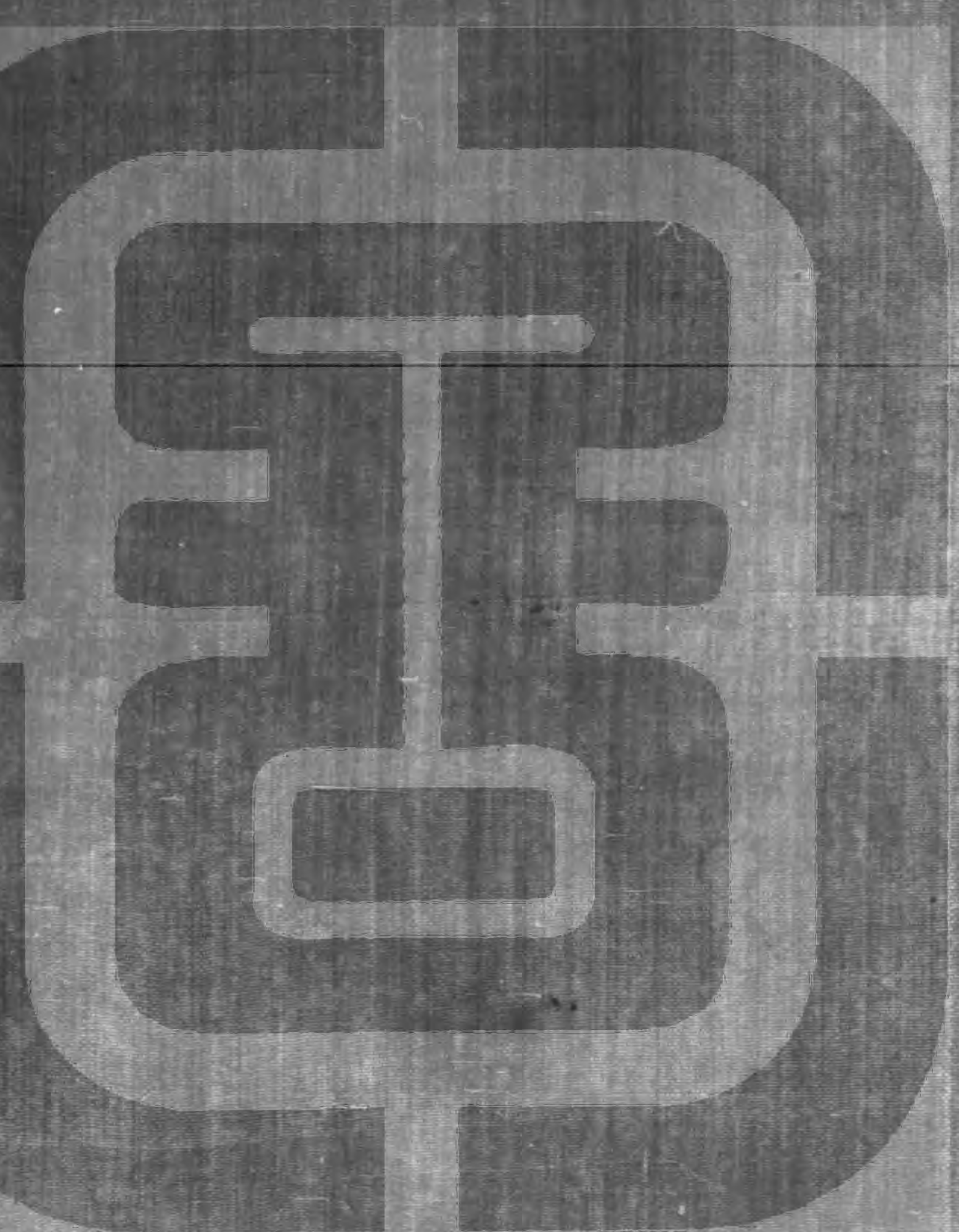


夷  
堅  
續  
志

後集  
卷一之六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一

後集



神仙門

仙真

上真顯靈

太學生潘祖浩居豫章水墨畫上真像隨行供  
養每禱必應一日畫像作哭聲仍明告祖浩曰  
汝其死矣未幾果卒纔三十八歲死之日又托  
夢其子曰汝父已死我當護其柩歸逮其子翼  
夫亟往扶襯離齋舍日赤蛇蟠其柩上潘平日

事之甚謹固真聖報之也戊寅年寇作其家燬  
於兵火儼然獨存其孫霖寶之續付青坑季生  
表背遂爲所失

玄帝現像

王道之號無識居士住安福之西其家蓄十八  
羅漢像最精妙月月命僧禮而供之有梅花結  
實于甕瓶人以為端一日其家病作羅漢前兩  
軸獻夢云待自去北方請玄帝來救治明日一  
僧登門曰如何不奉真聖答曰無像僧曰可邀

畫匠來就掉上現出帝像面如滿月皂袍金甲  
足踏龜蛇左右五將持刀執纛樹幡號五龍猛  
烈雄偉非尋常所有者描訖隨手而沒後病愈  
其家宝藏之

仙異

呂仙教化

宋景定年間邵武軍衙前殷家香紙店常供雲  
水道人每負奉銅當三錢一个未常少倦忽一  
日早起開店有道人持梭扇登門結緣適逢殷

家婦人以他事迂怒形於辭去連以兩枚當三  
錢擲在撥扇中遂流于地道人以足踐之更不  
回顧飄然而去殷自出拾起元錢則固結於磚  
上用力亦不能動矣觀者駭異急尋訪道人已  
杳然不見復將鋤頭連磚挖出見磚背有詩曰  
先生大願度三千直到如今不得圓得得此來  
還有意可憐殷氏骨難仙今此石砌在城隍廟  
中可考

呂仙賦詞

鳳停橋在安成之北三十里一日呂仙坐其上  
守橋道人煎佳茗供之仙索紙筆書一詞云落  
日數聲啼鳥香風滿路吹花道人邀我煮新茶  
盪滌曾中瀟洒世事不堪回首夢魂猶遶天涯  
鳳停橋畔即吾家管甚月明今夜字畫飛舞今  
不知所在

呂仙詩識

宋宣和間徽宗齋設一千道人只闕一名適有  
一風癩道人來齋監門官力拒之其時徽宗與

道士林靈素在便殿談話而道人忽在其階下  
亟遣人送去赴齋道人以布袍袖在殿柱上一  
抹而往徽宗見而怪之起身觀柱上有粉筆書  
云高談闊論若無人可惜明君不遇真陛下問  
臣來日事請看午未丙丁春果而靖康丙午丁  
未二帝有北行之難

### 呂仙劍袋

賈平章母兩國夫人設雲水道人齋忽有群道  
人扶一孕婦將產而來齋未罷產嬰兒在地群

道人即扶女子而去只留嬰兒在地衆人扶起  
嬰兒乃一劍袋也始知爲呂公弄精鬼以戲凡  
俗云

### 呂仙戲術

昔呂翁嘗經過潭州醴陵告余於人不得因作  
小術戲之後日中曬谷舂米輒碎使牛糞燒煙  
以熏之然後顆粒無損故居民之家皆以塼土  
泥一火焙中分隔眼以箕箒盛谷寘於內牛糞  
煙熏於下以代曬曝其米色黃其飯絕作煙氣

乍食者頗不可口惟醴陵一縣爲然出境則異  
出醴陵志

### 鐵拐托夢

張居士宋朝都吏也諱道純妻馬氏俱出家  
輔真道院於湖州市好道甚堅住修文坊扇子  
巷開輔真道院藥局至元庚辰常齋僧道一日  
先散俵子一百箇至日憑此赴齋臨期收俵子  
只九十九箇不見一箇居士付之不問徑支齋  
九十九分此心終不滿次夜夢一道人來告曰

俵子在我拐上覺而細思其日並無策拐者想  
是道院鐵拐先生亟於井亭下覓舟往道院叩  
門觀之果見拐上有俵子題得四句云特來赴  
齋見我不采空腹且歸俵縛我拐因知仙亦赴  
凡齋矣

### 四仙奕棊

有巴邛人不記姓有橘霜後諸橘盡收餘二大  
橘如三四斗盎巴人即令拳摘輕重亦如常橘  
割開每橘有二老叟鬚眉皤然肌腠紅明皆相

對象戲身尺餘談笑自若但與決賭訖一叟曰  
君輸我一叟曰君輸我後曰於青城草堂還我  
耳又一叟曰王先生許來竟待不得橘中之樂  
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於橘中耳一叟曰  
僕飢虛矣須龍根脯食之即於袖中抽出一草  
根方負徑寸形狀宛轉如龍毫釐周悉因削復  
蒲食訖以水喫之化爲一龍四叟共乘之足下  
泄泄雲起須臾風雨晦明不知所在

二仙隱竹

黃庭堅治平二年冬十一月初二日爲鏡堂僧  
作梅亭記閱幽怪錄云廊延長吏有大竹凌雲  
可三尺圍伐剖之見內有二仙翁相對云平生  
深根勁節惜爲主人所伐言畢乘雲而去庭堅  
曰此與昔人橘園叟之事無異

一夢黃糧

開元中道者呂翁經鄆道上邸舍中有邑少年  
盧生同止于邸主人方蒸黃糧共待其熟盧不  
覓長嘆翁問之具言生世困厄翁取囊中枕以

授盧曰枕此當榮適所願生俛首但記身入枕  
穴中遂至其家未幾登高第歷臺閣出入將相  
五十年子孫皆列顯仕榮盛無比上疏曰臣年  
踰八十位歷三台空負深恩永辭聖代其夕九  
十盧生欠伸而寤呂翁在傍黃糧尚未熟生謝  
曰此先生所以寤吾欲也再拜受教而去

月影仙跡

安成盧溪王庭珪字民瞻太學登第嘗以詩送  
胡澹庵貶新州檜見而怒例遭貶檜死召還朝

除敷文閣學士致仕歸遯丘園遊息于夢草庵  
莫春荼蘼盛開天將曙殘月照人偶有衣白衣  
人來與洗菜僕曰請與敷文說呂洞賓來相見  
僕曰尚早及入語王攬衣亟出但見月影一人  
在地遂扣而拜之不復可見後改庵前門帖云  
月影印仙跡花香供筆靈

插簪生筓

吉安成有魏夫人壇在城南十里夫人煉丹時  
有村嫗屢以茶獻夫人感其意遂拔簪插于籬



下曰年年四月尽當生筍可供汝家之食饌次年其地筍生味甘而無根苗鄉人名曰填補筍至今有之

遇仙

鉄笛道人

陳御幹浦城人也富而好施凡有道人至必館遇有吹鉄笛者來延之而心不倦嘗往來和豐道院夜則寢處于彼每旦必於此候之忽道士語曰子來何暮我在此稍久次早黎明而去道

人未至良久道人來曰子來矣吾欲與子俱往御幹忽起思家吳曰歸家取鑰匙再來道人不復見矣止留鉄笛在其家御幹續得出神之法遇他州郡有貨之缺乏者先知其價必收買而去大有所得因此置富名之曰陳半街

黃衣道人

李氏元蘇州人有一孫耕于石華山到山日已午見一着黃衣道人坐于石上以手作推敲態背後有大橘樹婆娑橘黃纍纍道人摘兩顆與

之翁收于懷道人云因何不食荅曰欲歸與孫及歸至家橘無有也續靈於夢子孫衆多

### 跨鶴道人

處州龍泉縣鳳凰山下舊有小茅庵一道人居之橋頭有黃婆開酒肆道人常往來買酒不問取錢悉與之飲由是買者無虛日家由是成甫閱一載婆子索酒錢道人未之償越幾日又問復許之仍借筆盃一紙鶴以水噴之飛舞回旋于橋之左右婆亦不悟又復索錢道人於是跨

鶴而去

### 通神先生

莎衣道人姓何氏淮陽朐山人也後居平江一日自外歸若狂者身衣白襴衫晝則扣門乞食夜則宿天慶觀門外久而衣弊以莎緝之嘗遊妙巖寺臨池見影豁然大悟人無貴賤問以休咎無不奇中世號莎衣道人宋孝宗聞其名召之不至賜號通神先生爲築庵居之賜衣教襲道人不受道俗強邀入庵大笑而出復於故處

平江好事者日以珍饌餉之食于通衢迨飽而去光宗即位召又不至周南鄉廷策所謂特遣玉人問妖民於數百里之外者此也有警世詞曰在世爲仙須有分不須食素持齋寸絲不着掛形骸莎衣爲伴侶箬笠作家懷行滿三千上界奉敕宣至金臺傳言問汝有何哉人生長富貴陰隲種將來後無疾而化

劉咬指卧雪

安福南街有劉生者賣豆乳爲活甘貧好道每

見道人過隨所有粥飯與之道人感其意遂授以道術生對人寡言終日只咬指而已人稱之曰劉咬指大雪作高卧大街上衆以雪堆之如像意必死矣天稍霽衆開雪氣如蒸起立一笑而去後不知所之

野人破竹

黃野人在惠州羅浮山中近年有人入山迷路但見一小茅廬一寸翁裹布巾操刀破竹篾不知其爲仙人也失路者告飢時冬十月野人摘

梅子與之喫喫教救其味甘香又不似梅子歸家能辟穀不飢又以竹篋數條遺之歸開其篋長七八丈而無節方知所遇即仙人黃野人也

道人寄書

臨川郡治前有石山覆以小亭及結朱闌護之有七十歲老兵云此石山下有洞天福地昔有一承局在浙間逢一道人寄書云煩將去撫州州前羊角山投下請扣石自有人接書承局歸往叩石間即見朱門洞開碧瓦參差亭臺牕戶

殊異人間世翁姥男女皆歡迎出問飲以湯一盃香味襲人且謂承局可留此承局曰我有老小不願留止予以谷一升承局怒擲之地但存十數粒粘於布裙間遂送出門乃是烏石岡江畔以年月計之則已過一年以外後見谷十數粒乃瓜子金也因知仙境在石山之下而承局亦無緣分也夫

二吳遇仙

宋丞相吳潛吳淵居霅川未第時日侍其父讀

書食後徜徉門外見一道人來訪問曰先生有何術道人曰能墨戲曰得非梅竹子曰非可將小甕磨墨來爲作小筆戲吳欣然從之道人遂以椽簞滲墨刷一小壁俟乾腰下出銅篋劃開引二吳來觀中有五色祥雲覆以寶殿屏上金裝吳潛字隨掩去後潛大魁登相位淵參政開制閩

浮海遇仙

台州士人陳夢協平生隱居不出仕宋咸淳中

偶遇商人浮海來從之以縱觀覽一日遭颶風漂至海中一山下見山上喬松不可以萬計望山巔只露些子樓閣岸側有小茅庵榜以雪溪兩字簷下坐一老人傍侍小童陳與長揖老人問曰汝何人而至此陳具以實告老人曰既往天台今葉夢鼎安樂否陳荅曰已拜相老人曰煩拜意亟投黃扉之榮早尋綠野之樂更踰十數年宋鼎移矣恐有後患陳曰先生是何神仙老人曰止可與言舊日同舍生今主海上雪溪

與茶一甌撫手曰快循岸去便可尋舡陳歸不  
敢與他人言密以告業後業罷相歸鄉朝廷再  
召不赴者以此信知大事神仙知之之久矣

賣酒遇仙

宋景定壬戌靜江府境內有林一卽者開酒肆  
味頗佳一日有臞瘠道人來曰貧道欲與公賒  
酒一日一千限一年方還錢可乎林曰一千以  
上亦可一年以外亦可只要先生飲得卽與飲  
數盃而往次日來供以酒一千道人飲盡林與

妻子曰此道人不凡決不可出言語自此來飲  
凡六日懷中出銀一塊權寄林曰一年之約未  
得十日何故決不收受道人喜又飲却云聞宅  
上有喪未葬貧道善風水宅上自有地在五里  
頭某處急宜葬則立致富貴林曰安敢望此且  
飲酒再三再四方從葬畢道人在墳前索酒連  
沃數觥朗吟曰五十日來方一醉人間村酒勝  
天漿引手招一鶴跨之而去一家儼求不返後  
三年林家大發財產子納粟補官果符其術

井化酒泉

常德府城外十五里地名河汙有崔婆者賣茶爲活遇有道僧道過往必施與之一道人往來凡十餘次崔婆見之必與茶道人深感之與之曰我欲使汝改業賣酒如何崔婆喜道人以杖拄地清水迸出爲崔婆言此可爲酒崔婆取之以歸味如酒濃而香買者如市若它人汲之歸則常品水也崔婆大享其利道人重來崔婆再三謝之但云只恨無糟養猪道人怒其貪心不

足再以杖拄泉則復成水無復酒味矣其井至今尚存

女食茯苓

邛州蒲江縣長秋山有女子姓楊濱江而住其父入市賀二鯉歸令女子烹洗其女不殺放水巾戲攸然而逝父母欲鑿之此女遂奔入長秋山一道觀依火居道士供柴水之奉道士每日使之擔水忽去久不歸道婆恐其有外慕因苦問之乃云於吊水時有一嬰孩扶繩而上同嬉

一時又投井中非有它也道士云可將布袋袋之其女子如其言袋至宮中開看乃是一塊茯苓置之飯甑蒸眈適道士渡江赴請水漲未歸其女了聞其蒸熟甚香遂取食之日久食尽忽天帝差使者召之白日仙去其鄉村申縣縣委王主簿入山躡窀止餘茯苓一小塊簿亦取而食之竟仙去主簿乃天師排定二十四治之一者吾觀神仙者甚多皆不載此因錄之以示來者

### 巨蛇吐珠

欽州村婦黃氏禾屋內夜有光芒現人甚訝之一日黃婦取禾晒曝見禾中有一巨蛇蟠屈於彼口吐一圓物光耀奪目蛇躍而出婦拾而視之乃一大珠懷而歸之是夜滿室光耀隣佑以其事首官官司追索稍緊其婦驚懼以珠於甑內蒸過遂晦而不明後遇識者乃曰此蛇珠也若不蒸過則價無限矣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一

後集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二

後集

道教門

齋醮

崇興道教

宋徽宗一日誦大洞真經舉首見左右有仙官侍立上於道家已大留心政和初上疾一夕夢一仙官延請至一宮觀有道士二人為引至一壇上遙望金光閃爍莫辨何地二道士令上設拜禮畢傳命諭上曰汝以夙命當興吾教上再

拜受命二相者相與慶上而去及寤作記始大  
修宮觀於禁中奉天神作玉清和陽宮玉虛殿  
製玉虛樂章道家謂上爲赤明和陽天帝政和  
七年御筆批云朕每澄神默朝上帝親受宸命  
訂正訛俗朕乃昊天上帝元子爲太霄帝君觀  
中華被金狄之教盛行焚指煉臂以求正覓朕  
甚憫焉遂哀懇上帝愿爲人主令天下歸於正  
道帝允所請令弟青華帝君攝朕太霄之府朕  
夙夜驚懼尚慮我教所訂未周卿等可上表章

冊朕爲教主道君太上皇帝只可於教門章疏  
用不可令天下混同宣和元年降手詔節文曰  
異俗夷言髡髮毀膚偏袒橫服棄君親之分忘  
族姓之辨循西方之禮蓋千有餘年朕方敦禮  
義適追三代其教雖不可廢而害中國禮義者  
豈可不革其服飾其名稱其禮其言並從中國  
又御筆按先天紀鉞乃黃帝戰蚩尤之兵器胡  
人之凶具中國自不合用又御筆改女冠爲女  
道尼爲女德寺院改爲宮觀諸陵佛寺改爲明

真宮自今設禮合掌和南不審並改作擎拳稽  
首佛賜天尊服善薩羅漢改道服冠簪開封尹  
盛章奏本府以寺改宮以院改觀者計六百九  
十一區以僧改德士以尼改女德者計一万五  
千九百五十有五人所納銅鏡鈇一萬六千六  
百三十六隻計二萬六百二十斤一兩

心詞保母

浙中陳少卿事親以孝聞一朝母疾求醫不効  
不遑安處夙夜思之人事既盡豈若禱之於天

不過一誠而已遂發誠心夜半虔禱上天願求  
妙藥以療母疾少頃金盤有聲果蒙天賜四十  
九粒太夫人服之即獲勿藥之喜少卿喜而不  
勝經歷四五年間太夫人又病少卿仍舊虔禱  
於天了無感應昕夕憂懼次日自撰青詞而自  
寫之即召羽衣設醮而祈禱焉既而道士伏壇  
須臾興而言曰上帝甚喜少卿青詞至誠至孝  
如此少卿問曰其言如何對曰喜見中有一聯  
云減臣之壽以延老母之年諒帝之心必從臣

子之請如今太夫人病三日安樂更延一紀之  
壽其後果然

心詞誑語

新昌縣黃與行至元辛巳設黃籙大醮托館客  
傳雲叔作醮壇一宗文字醮罷數月雲叔忽患  
背疽口中言語謬亂其家請法官陳辛叔行法  
附躰童子云傳雲叔作心詞不直寫事意裝成  
巧語謂黃與行礼義傳家詩書教子黃與行貪  
虐鄙吝破衆成家安有詩書礼義邪決脊杖二

十卧枕三年押赴鄴都收管越三年雲叔疽發  
死後黃與行死葬之縣外有過軍掘其墓斫爲  
三段受禍亦甚矣

心詞簡直

世人作詞語求福甚多而李梅亭季士只云有  
生之衆所欲不同貧者願於多財富者期於不  
死賤者志求於顯達貴者思得於久長人旣無  
厭神亦難應臣雖無似志實不然雖亦有禱於  
三清惟乞無灾之二字云云使身心安穩尚復

何求眠食平寧便爲至足其他外物一付自然  
既所請之甚微宜必從於所禱觀此則詞語不  
瀆也

心詞代筆

太季經德齋方清孫蒙仲之弟也出繼從叔位  
將其叔田產盡質之別置己業後得疾危殆命  
道士設醮道士出神見乃叔二螟此子者欲其  
守先疇今以數世之產轉鬻他姓吾訴于帝已  
得請矣其家聞之恐再設醮蒙仲代作青詞叙  
悔過之意語極懇切道士再言乃叔謂此非由  
衷之辭蓋出他人之筆病竟不起

心詞媿語

宋景定中京口一富人姓王嘗聞人言金陵乃  
帝王州繁華無匹切慕之且止二三百里之近  
扁舟携所寵李氏同往恣遊歷覽至鐵塔寺少  
憇因見士女往來携手笑謔不能忘情遂與其  
寵在寺西偏作無狀事後歸自省曰寺乃神佛  
所居誤爲此奉遂命道士設醮謝過其詞語云

始爲金陵之遊致有鐵塔之誤詞奏上奉帝旨  
送三省進奏院看詳致誤之因院官閱簿籍即  
無上件事迹遂差天丁下所屬契勘押至鐵塔  
寺伽藍等神具折方行彰露却云歲終方敢類  
奏張祖師自進呈帝大怒云此等淫媒之語敢  
達天京王李二人送雷司鐵塔寺送火司後祖  
師力叩此人愚昧難免罪戾但知謝過欲望天  
慈特賜輕減再奉帝旨王李皆賜死鐵塔寺焚  
毀若王生者不自畏心亦不畏神悔而方知畏

天吁亦晚矣

醮儀不備

趙提幹彥珙開慶己未任湖南倉幹庚申鄂渚  
有警趙亟許黃錄齋醮遂得善歸後咸淳辛未  
年間就西山集福院賽酬請光孝宮道士王若  
川告盟但合用教目浩大龍之鱗甲悉用真金  
力不能給謀之建陽翁道真則許以金紙代之  
凡事簡省遂請翁主行齋事王若川雖同壇分  
任而凡事終不留意兼執事者俱不嚴肅上貽

天譴未幾道衆一行人俱死若川亦感拘攣之疾趙雖享年已困苦無聊一會中人無得免者可不懼哉

書疏不誠

安成南江有李子椿者命館人戴秀才作疏上星官而忘書星上紫微大帝銜位子椿云先生如何遺了聖位戴乃添在諸神之間子椿亦不及知越數日戴忽得病見本里社神康王領神吏皆來追攝至一冥府殿上有王者問戴云汝

爲人書疏大帝而無聖位却實於諸神之間罪當死戴無辭以對但乞限回家區處家事語未竟見湖仙真人來爲其解釋王者不從言且保戴某三日戴遂少蘇囑付妻子家事逐一了當恰三日復見黃頭力士來追遂死甚矣文疏不可不至誠書寫也

朱道人拜章

後溪劉光祖家簡州尚道教嘗延朱道人在家父死設醮請遠方有道之士充醮官意甚精專

高功衣冠整肅將升壇拜章忽朱道人來曰我  
擾君家甚多無以相報今日拜章我當爲君謁  
玉帝也高功及衆道士與醮主家老小皆不欲  
後溪曰朱道人欲拜亦由他拜我自令高功拜  
之於是二人俱拜頃之高功起惟朱道人不起  
又良久衆以手扶之只有冠簪衣服大驚次夜  
朱道人忽來與後溪曰我即朱光庭已奏玉帝  
使汝家富貴不絕倏然而去其家遂留冠簪以  
爲至寶後溪及第位至尚書子孫仕宦不絕

天門放榜

范文正公倅陳州時郡守母病召道士奏章公  
曰庸人安能達章帝所耶道士秉簡伏壇終夜  
不動試捫其軀則僵矣五更微動良久謂守曰  
夫人壽有六年所疾勿慮守問今夕奏章何其  
久也曰方出天門遇放明年進士春榜觀者駢  
道以致稽留公問狀元何姓曰姓王名下一字  
塗注一字遠不可辨旣而郡守母病平愈明春  
狀元乃王拱壽御筆改爲拱辰公始嘆道士之



通神也

論星受譴

安成王用可幼出家爲仙壇冲虛觀道士與法官王和父友善每爲人修疏禳灾稱日者推占某星某曜爲凶惡者不知其幾淳祐乙卯年間十月水官解厄之辰忽得病見黃頭吏追至一殿下上唱云汝何專爲人論星辰王分析云此王法官言上唱云王法官只口稱汝不當形紙筆方震懼間見殿上照壁有黑螭龍像表裏通

明有若水晶見殿後人物往來其間王平日事玄帝香火見帝躍馬自外而來儀衛如所畫王俯伏告乞解釋語未竟見三官大帝下殿揖帝入內不知云何出王再行懇告帝云已爲汝言之矣後聞殿上唱云王某不合爲人誣訴星辰罪當死姑以玄帝之故特與病延一紀方出殿街遭跌而驚自此患頭低背曲十二年而死信知尋常出家人爲人作疏不可說吉星高照凶曜退臨八字但乞赦罪則可當以王用可爲

戒

宋朝革命

宋咸淳十年度宗大漸大內建醮保安太乙宮  
唐道錄行持唐素以禳奏精虔著名伏壇出神  
上至層霄忽被罡風吹擊遂排神馭氣方得至  
魔王界內且爲大花下墜所壓復努力作法直  
造天門三天監門大神又行揮下未免默叩祖  
師云自傳法以來有詞即達未嘗過差不審今  
日何罪而若此未幾有天下傳祖師張真君旨

揮引至三省敷陳所奏事因蒙送膳奏院看詳  
院官呈覆祖師云昨奉上帝勅命不許受宋國  
章表祖師忽記曾聞王音不可進奏矣但其辭  
意虔切難以抑迴乃命有司引押唐某恭詣王  
帝殿前適逢議下界公事稠衆中見真官引致  
一神人衣裝皆如天帝但簪下辮髮耳後有十  
數人各荷青冊一擔在庭下伺候忽傳帝旨云  
宋國人民疆土盡一付汝神人者跪拜祗領而  
退荷青冊人皆隨之傍有天丁謂唐某說宋國

人教盡矣汝章之不達有由也唐薛祖師還神  
不敢彰露丙子革命後方與人言固知  
大元混一區夏之盛正如書曰皇天既付中國  
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夫豈俸而得之哉

齋醮靈驗

宋提刑疊山謝初得嘗謂有淮人林月溪者誠  
感上帝曾為裕齋馬公之客至元丁丑以無疾  
死為一卒攝至冥府到一官舍榜曰泰山府君  
之殿卒領林入謁坐殿上者裕齋馬公也公引

林入內堂道舊事極其欵密林曰某被追至此  
有何罪責馬曰吾為泰山府君為門下二寵枉  
死事不得明白故請門下過此以決曲直君之  
壽限終多但毋怕此間飲食少頃即可回去古  
心江先生見充閻羅天子因引林訪之林賀曰  
先生生為宰相沒為閻王可謂盛事古心感頌  
謂曰沒為鬼官是豈予心所欲哉林曰某回去  
不知作何功果可以資助二先生出離鬼官幸  
明以教我庶有以報先生之恩二公相顧謂林

日既辱厚意請往隆興府托西山道院徐道人  
爲設齋醮或者可以感動上帝耳言畢相辭而  
出林旣徑到隆興尋訪徐道人述以前事徐道  
人乃一放蕩不羈之人索一百二十貫錢爲建  
道場乃留三十貫於紙鋪委令造紙錢餘者悉  
以爲酒食之資杯俟候月餘徐道人方且齋戒  
就道堂打坐一日至晚將紙錢燒化賀林云善  
功圓蒲當時林甚不蒲道人所爲越三日夢二  
公來謝云已得徐道人齋醮之功行得替罷自  
此出離幽閔矣感應之速如影響則徐道人者  
善及幽明信非區區之孝仙之流也

幡竿天篆

逍遙觀葛仙翁迴場也宋紹興甲子鄉民有爲  
醮會以祈年者曰五雷會命道士李宗朝主之  
有民苦於社鬼之爲崇者作牒訴天附李使實  
青詞函中李不可則賂其徒使竊寘焉初不知  
也明日幡竿得幅紙焚爇之餘文字可辨乃民  
訴社鬼牒也牒背之首有書九字青色紕屈不

可識有道士曉天篆者爲之讀曰散漫之罪告  
天不行下乃仰字九字皆闕八分牒尾二字如  
印闕二寸半長倍之其文曰詔百鬼亦青色其  
紙經火焚處色皆青道士作醮謝過匣藏其書  
于觀

祭煉感應

廣州有商人與同伴泛海往諸國經紀偶中流  
得病力別同伴登岸歇泊至一洲間結茅居止  
却與同伴約云汝若回舟見我竹竿標記我衣

裳即來相接若無竹竿即是我死矣不必泊舡  
恐阻順風也越半年舟經前地則竹竿衣裳並  
無亦難望洋而尋舡回廣州訪其家人歷道其  
所以全家痛哭叩命道士建九幽齋醮祭煉天  
下孤魂至夜三更召請之時忽聞屋上有人連  
呼曰我在此遂用梯扶下乃所度之人是生人  
也即救以湯粥方省人事云昨浮海得病止于  
洲渚上忽有二婦人挾我至山中石崖內每日  
亦有飯食與我但不知得此身是生是死已近

年餘一日聞二婦相語曰有符使持公文到水  
府稱廣州某人因作商死於海島今祭煉天下  
鬼神宜留此人在家我與汝自去赴此會其人  
密聞之力叩二婦曰望帶我去一觀一婦曰不  
可一婦曰不妨遂挾至其建功德所約曰藏你  
在屋上不得作聲待我二人去壇前享食適聞  
道士出門召請我名姓又是我家作醮主且曉  
我家人哭泣之聲是以叫呼二婦方知罵云我  
不欲帶他來今事泄矣飛走而去其人歸雖得  
再生但飲食甚少越兩月死蓋爲鬼氣所侵不  
可救藥但得終於正寢而已以此見祭煉之有  
功如此

祭煉有功

龍泉萬壽宮道士潘夢庚平生有道行一日浴  
罷倚窻寄傲恍如醉夢身到一所若世之官府  
官吏整肅兵戟森嚴至門首見瀆田季鑄馮曰  
此陰府也知官安得至此俄有一卒曰大王願  
見道士掖至庭下王端冕中坐面黑多鬚真凡

間所畫閻羅王也王曰你平生誦度人經及九  
天生神章祭煉有功幽沉獲福壽延一紀吾所  
追者吉州龍泉潘應庚也於汝無預速歸故鄉  
出門至通衢見一判官携簿按轡從者十餘人  
呵殿而至方側身回避偷視之乃鄉人郭浩堂  
知丞也因長揖曰知丞何得至此荅曰我在世  
公平正直不欺於心王命擢爲掌祿判官陰陽  
異路機不敢泄知官旣得旨延壽放還故家宜  
速回若更少緩則身非已有辭退忽有青衣推

入坑水中醒來但見汗雨遍身其瞑目已兩日  
矣嗣是愈謹戒律誦度人經卒享高壽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二

後集

湖海新聞夾堅續志卷之三

後集

道教門

道法

天師退潮

宋嘉熙庚子杭州潮水不退趙與懽尹京奏乞  
召張天師議治暨至連日作法水如故遂考照  
云有蛟三條爲祟一是濟王因史相廢其爲太  
子以理宋代之怨望致死一是華岳乃武季生  
因作詩負罪一是一官人因不肯裸躰下蓮池



捉木刻金龍遭鍾覆火燬而死理宗云柰何天  
師奏乞設黃籙大齋以薦拔之方可於是潔大  
內崇修方移文水府而潮即退後華岳與宮人  
事寂無所聞但理宗每與周國公主閑行見前  
有着乾紅背子者曰此必是濟邨蓋亦心疑見  
鬼云

天師誅怪

賈平章母兩國夫人就道堂設雲水齋有一道  
人滿身疥癩來謁衆齋與之而惡其不潔齋罷  
謂宅有厭氣宜書符以厭之請黃絹三尺濃磨  
墨方秉筆起只圖一烏圈如盤大衆笑道人亦  
去道堂揭而實之壁間須臾見黑中一點通明  
如玉有金書正一祖師諱字方知爲天師親降  
也

天師誅蛇

婺州東陽縣有郭郎中家依山而居山石險峻  
樹林深密常有巨蛇爲妖人所不能治郭有一  
女年十六歲容兒甚麗忽尋不見父母疑爲崇

所感朝夕思慕不已遣人齋香信詣龍虎山迎請觀妙天師救治師欲翌日啓行是夜夢祖師云汝母往吾將自治之忽一日有道人到郭家謂水問之曰尔家中有何憂事郭以失女事對道人曰我有道法尔當遣人隨我尋之遂遣人隨去至屋後山中令其人閉目謂聞喝声即開及喝一声開目見山中火發焚一大蛇於中女立于前詢之乃此蛇爲魅其怪即絕道人乃給符與女服獲安如故

天師斬鼃

大德戊戌年鹽官州州南瀕古塘塘距海三十里地橫亘皆斥鹵比年潮汐衝齧鹽場陷焉海勢侵逼州治州以事聞於省府復加修築塘岸二百餘丈不三日復圯皆謂水怪爲害非人力能復省咨都省聞奏欽奉

王音礼請三十八代天師馳驛詣杭州時合省官僚以五月朔就佑聖觀建醮五晝夜醮畢天

師遣法師乘舫投鉄符于江初則鉄符跳躍浪中食頃方沉風雷電霧旋達于中明日視之沙漲日增隄岸復舊江心突起沙淤中有異物爲雷殛死于上廣二丈長許狀如鼃有殼省府聞奏于朝榮錫旌賞

法誅蟒精

邛州道士張碧雲行雷法四川有名鬼神望而畏之時魏鶴山弟文翁知叙州內人得病纏綿不愈差二承局持書與狀去投碧雲碧雲即書

二符與承局祝云堂內焚化以一就竈中焚化承局歸告文翁如其言焚之數日後但聞滿屋臭穢忽於閣板下見一巨蟒長五六丈已死其家方知爲祟者蟒也夫人之病遂安

法誅蛛怪

建寧府人家有兩女適人因春首歸寧與其妹同遊屋側花園方入園門有一蜘蛛真紅色墮其臂拂之不去女以爲怪意殊不懌歸感疾而死次年春初其妹再遊其地因感舊事言未竟

此物復墮其臂其女急回亦感病語其母曰我  
姊去年見此而死今我又復見之恐不可免此  
是一怪聞黃雲莊行法甚靈可急遣人問討符  
水母如其言黃公爲遣將發符令以符於竈中  
燒化須臾陰雲四起雷雨交作鄰人但見門前  
之山傍空中見有一真紅婦人爲雷神所擊往  
來數四須臾霹靂一聲見此婦人自空中跌下  
坑谷須臾雨霽往視見一婦人橫尸在焉其怪  
方絕

法誅土偶

周大三婆因往寺中見土偶像美貌自言曰得  
一丈夫如此足矣自是每夜必至久焉白晝亦  
至其夫投巫治之莫驗遂投環法師與之一符  
令此婦佩之一日崇語之曰汝疑我奪其符爲  
二各人一半法師怒曰自與你討分曉每遇與  
人行持必附奏一日陰雨大作其婦人已寢聞  
雷聲頓悟具言其崇爲神捉去自是怪絕逾月  
此婦人因在園中見此崇在隔牆恓惶垂淚與

語曰久在囹圄近方得歸婦人曰因何得歸答  
曰郊天赦耳

法治巫鬼

安成歐陽辰翁寓居北里元貞乙未令僕入山  
伐薪遂犯古壇場及張巫之墓其家即遭癘氣  
而爲首運斤之僕死焉次年歐陽家有室女名  
庚在堂奧間見一綠衣老人遊行又見二猫爭  
鬪復被崇摔倒於地首飾俱失昏沉不省遂許  
神願移時稍醒却云得公公貢士奪回得我迹

後飛砂走石推門戶間作雞犬声百怪並出而  
女子昏沉如故遂請西里法師周聖可劉信師  
行持救治越半年神吏方契勘到是楓坑死巫  
檀鬼恨伐其木而爲禍續被前妖豸冠絳服鳴  
羅調角挾取女子置於樹枝苦楚之二法師差  
馬趙二帥取回女子即吐出科斗土石腥穢逼  
人方少醒於是即奏上帝乞降雷伐五月十四  
夜霹靂一聲其樹折矣巫壇余黨又結連他鬼  
現形示怪二法師竊窺山魃作猫形於樓上群

起擊之其聲甚哀值火滅而逃信師夢神吏云  
合牒當境并吉表兩州土神同捉後移文即捕  
到諸鬼計百餘名押送鄂都定罪歐陽家方寧  
而女子之病亦愈妖精之橫如此

法救產母

翁道應建安人嗣雷法事香火甚謹嘗有一婦  
懷孕十三月不產躄羸骨疼忽數日腹痛如刺  
不能勝奉家憂之其夫請翁法官救治翁遂祝  
將發符俾服婦恍惚見一金甲神人火髮青面  
乘空而來驚呼間產一肉球有小蛇三隻蜿蜒  
而出首紅而身青背有金線乃以鍋覆火鍊死  
之再給符俾服婦体即安

聲遠雷法

張聲遠名雷發奉行雷法甚有靈驗衆皆神之  
寓廬陵道堂一晚山行行一村婦暮歸堂中焚  
炷但口中作吃吃之聲忽仆地竟死雷將之靈  
如此行法之士忽慢可乎

行法不正

周應奇奉法心術不正未嘗行一好事發一善言一日行持祭將且曰法奉天心戒絕邪欲祭未畢有賣糖婦自外來彼則注目凝視心已不正神胡不尤由是棲遲偃蹇法固不靈已亦多病遂爲巨旺社神所擊繼而長子道與年三十許不疾而卒至燒化時額皮裂開頭顱白骨上現六黑字曰奉天帝某某內兩字不分曉天乃古文天字次二子傷人陷于刑憲遂至滅後

超度瘵鬼

閣門祗候秦中立受命往秦鳳路提點軍器到京兆府見知府陳儼云次子景仁娶張侍郎女爲妻染瘵疾死景仁因此傳染悲歌哭笑醫治無效中立曰凡人病苦死生修短固有天命若邪神鬼魅豈足以貽明公之憂切恐非勞瘵所纏必令似喪偶鬱結成疾耳今歸驛當爲齋心明晨看視即知秦歸默告所事上真備述前事度祝求托次日天明秦以聖像安排景仁門首携香火入房中立只若困憊遂具詞奏上真是

夕有人扣門却是亡魂張氏至曰念奴係陳景  
仁妻自恨薄命染沾瘵疾被醫人將作血鬲醫  
治誤投湯藥枉失性命日夜銜冤未得超脫依  
附夫身非敢有為禍也今憑閣使伏此聖力解  
釋宿冤今得托生鼎州羅宗傳家為女身矣左  
手大指甲內有金色玉毫兩莖可長三寸只此  
表證為驗自後景仁病亦愈

扇能起風

楊披雲得道之士前世乃火府真君也居南劍

州一日里人娶婦會賓披雲亦預其列欲赴宴  
而無催者將謂不曾約客潛往觀之燈燭熒煌  
賓客雜還披雲謂戲我矣我亦少戲之以白扇  
挿於簷狂風四起燈燭盡滅再點仍前主疑今  
晚何事如此試思之鄉人皆以請遍獨遺披雲  
必其戲我也命請則已高卧矣衆屈之堅不起  
主者又親屈乃至告以滅燭之怪披雲曰此易  
事耳且遂去扇風乃止

道術



林靈素

林靈素温州人家世寒微善幻術輔以雷法常  
往來於宿亳淮泗諸寺群僧薄之至楚與惡少  
相歐訟至府庭通判石仲脫之置於館問其吐  
納燒煉出神之術携至京師寓東太一宮宋徽  
宗夢赴東華召遊神霄宮竟而異之勅道錄徐  
知常訪神霄事徐不之能而以素薦素進上視  
之若與舊遊乃以神霄事問素因大言天上有  
神霄玉清府長生大帝君主之其弟青華帝君

皆玉帝子神霄玉清府有左相仙伯書罰仙吏  
楮慧等八百餘官仍謂上實長生大帝君蔡京  
乃左仙伯臣乃楮慧於是上喜之賜號金門羽  
客通真達靈元妙先生班視待制遂建寶籙宮  
於京城創神霄宮於天下置道官改寺院爲宮  
觀僧尼爲德士皆留髮頂冠執簡忽京師傳呂  
洞賓訪靈素遂捨土燒香氣直至禁中上遣中  
貴探問香自通真宮來上亟乘小車至宮見壁  
間有新題詩云捨土爲香事有因世間宜假不

宜真洞賓却識林靈素靈素何嘗識洞賓上由  
是愈加敬愛靈素寵幸一時出入導從頗衆至  
與親王爭入內門從者相歐又嘗衝太子節不  
避時貴京城大水累遣靈素禳之不驗又全  
臺上言素妖惑聖聽改除釋教毀謗大臣遂遭  
屏斥歸温州後以血疾死

神翁預知

徐神翁雲遊至安福浮山觀每日飯後塊坐殿  
角管轄曰莫閑歇可為觀中崔租未幾告道衆

曰某處米某日來又某處則某日來如期佃夫  
俱荷米至皆曰米自當納何用撮警人日日相  
煎炒耶蓋神翁以紙剪人吹去而人不知也後  
迂于北真觀一日觀門前水泛翁邀王道士渡  
江王固辭翁伸手巾一條于水面以足踏手巾  
而過正力挽之但云鍾樓角有少文字以付汝  
矣王亟取之雷法一宗印一顆及告斗書王由  
此行法甚靈

預知國祚

宋湖右有道人姓吳名守澄號孤雲每年隨寓  
遨遊市井只丐殘酒痛飲人不見其喫飯言事  
輒中德祐甲戌自正月旦日以來醉中只言他  
來也我去也終日不住口或問曰誰來答曰臨  
行時與你說又問曰你去何處答曰去武當山  
逃性命到三月將去之時用一大幅紙盪穿靴  
頂笠人持弓箭旗幟坐馬不計數後貼紙書保  
重兩字撑起與人看却渡江從水面上行去後  
人方悟是大元軍馬來來而宋祚亡也

先知死罪

桑道茂祖為供奉李晟為神策小將道茂曰足  
下即貴某之教性命當在公手能赦之否晟笑  
曰供奉見侮乎道茂懷中取一紙大書具官銜  
姓名云所犯罪愆乃是逼迫伏乞恩慈判命全  
宥晟笑曰遣某道何語道茂乞云准狀特放晟  
為書之後朱泚反道茂復舊職晟往京城收逆  
徒數百人置旗下就戮道茂大呼曰某有狀取  
視之乃昔年所書也晟驚寤釋放道茂以為上

客

噓氣燒腸

陳道卿云余嘗過邛州白鶴觀見一道人衣褐而丰神秀穎居于座末觀主謂道卿言此道人多有戲術今日告行當薄贈之且求一戲爲別道人欣然呼一道行取盃付之令相去二丈而立道人曰我噓氣汝張口受之竟腹熱即言不尔當燒爛汝腸語訖噓氣向之須臾道行竟腸熱如沸湯傾注乃大呼曰熱甚不可忍因使溺

盃中道人奉盃示座人曰誰能飲此奉座穢唾之乃大笑奉盃自飲言別而去明日道行惡聞食氣唯飲水數杯月餘出觀不知所之

種蘿蔔子

安福城西四十里間地名蒜坑舊有道人過一農家索漿其家飲以白湯謝以暑月無菜道人於囊中出蘿蔔子一勺教其人先布茅燒地趁火撒之後生蘿蔔大而甘其地至今享其利也

道經

度人經悟道

章思廉遂昌人少業儒以經季名三舍酷嗜度人經誦念不絕倏然有悟棲迹邑之壽光宮蓬頭垢面出則行步如雲能言禍福一日太守錢公端礼問有仙人來否章曰吕公現在溪邊洗楮皮遣人去看果有其人吕曰此思廉小兒多口也一日紫虛觀有大桶醬可數百斤章乃阿屎其中道衆怒而撻之及搬醬盡其下有巨蟒蟠于中使不先知必至貽禍矣後數年仙去太

守錢思礼贊其神曰蹤蹟浮雲形骸槁木仙不行怪隱相絕俗其中炯然無物不燭像而敬之以警凡目

寶誥功德

昔有開食肆者死爲陰府追去冥官殿下猪羊鴉鴨取命者無限又有數大鑊臭穢羹汁獄卒逼令食之其人驚怖即念玉皇寶誥王即面北下拜諸畜盡皆退去鑊中羹汁已竭王曰汝有此善心非惟能免自罪抑且寃債俱獲超度矣

更延半紀可還人間勸人持誦功德不可思議  
今世之人如能信心異日爲護身符也

生神章

高邦佐簿眉山忽丁父憂於二七夜被攝至冥  
司見其父責曰汝齋祭不誠僧與庖者皆不嚴  
潔無益於我但汝每日所焚九天生神章券皆  
於我功德有餘傍及諸囚汝若更請高明道士  
看誦及多焚化吾將脫幽局矣邦佐如戒後  
父托夢曰得汝生神章力已托生矣○蜀青城

山丈人觀道士李若冲赴醮會夜回憇於山前  
俄頃竹陰中有一女子號泣而前云獨卧經秋  
墜鬢蟬白楊風起不成眠澄思往日椒房寵淚  
濕衣襟損玉鈿言訖復泣而退若冲亟還是夜  
偶上元節三官考校罪福之辰若冲窺殿上有  
衣冠珠履之士背面北立奏對殿下皆罪人列  
於廊廡間中有一女子爲獄卒繫於鉄拄杖之  
痛號徐察之若山前所見者俄而侍立之神以  
劍指若冲云今夕上元天官泊五岳丈人考校

日不宜久立若冲潜避達且具白其師唐洞鄉  
師曰汝知之否昔孟昶於丈人觀祈禱麻姑壇  
有城令獻一女曰張麗華納之觀側忽一夕風  
雷雨電騰空散落張氏遂死葬于山下此張麗  
華也昔寵幸於此褻瀆高真致獲斯罪旣以詩  
告汝當救拔之若冲曰何法可救但誦九天生  
神章焚金籙白簡可免斯苦偶值魯家建黃籙  
醮若冲遂置簡書疏誦生神章一卷仗彼醮所  
適懺罪燒簡之時若冲就中焚之明旦復至山

前竹陰間見一塚乃張麗華墳其地上有沙字  
四句曰符吏匆匆叩夜扃旋憑金簡出幽扃蒙  
師薦拔恩非淺更覓生神九過經

經不壞身

福海寺心法師行瑜珈法持穢跡呪里人有疾  
請師治之夜夢鬼使曰此人爲上帝所譴吾奉  
天符行藥師母往及夢覺則忘之矣次早往疾  
家方噴水水則自內流出方悟昨夢已不及事  
行持未罷師疾已作亟回已不可救越三日化

止見兩手兩脚舌根如赤銅色續附童云誦呪  
有功舌根不壞握訣有功手根不壞步罡有功  
脚根不壞豈非金剛不壞身歟

籙

授籙感應

邵武軍有一婦人憑建陽縣水東觀道士葉克  
勤詣龍虎山參授九真妙戒籙事之甚謹死後  
半日還魂與家人曰被二神吏監往到龍虎山  
見葉道士在彼問我還帶得籙來否我對曰不

曾葉道士復曰神吏不須監管你可急還家取  
籙再來此尋我并說與你家男女今後也不須  
供養飯食此間自有二百四十日香飯可享可  
急將籙焚化與我將去家人如言焚訖復死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三

後集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四

後集

佛  
教  
門

佛  
像

盧六祖

盧六祖名能廣東新州人學佛見曹溪水香遂  
於其地擇一道場求之地主但云只得一袈裟  
地足矣地主從之遂以袈裟鋪設方負八十里  
今南華山六祖道場是也從坐化自唐宣宗時  
至今六百年肉身俱存香烟薰其面如漆光至

元丙子年漢軍以利刃鑽其腹見心肝如生人  
於是不敢犯衣鉢盡載之過北今已發回有宣  
宗御賜袈裟織成淡山水呂左丞以織金段蔭  
之有西天鉢非銅鐵非木石有西天履非革非  
木竟不知何物有貝華經十六七葉有佛西以  
小銀合載之元有一孽龍掘深潭為人害六祖  
曰只怕爾变小不怕爾变大其龍果变小遂以  
鉢盂載之在寺中乾枯歸附後惜其龍不存

蜀中聖僧

蜀中最大之山惟稱岷峨岷山者青城山也乃  
張天師顯靈之地中有三宮九觀有大面山高  
九千餘丈四時常有雪下六時水投筆墻鬼市  
鬼城鬼墮與鬼誓日月盤天地盤白龍洞黃家  
洞木葉符多有聖跡不可名該峨嵋山者高七  
千餘丈上與天齊詩云不知山大高多少只見  
星辰在下頭有黑水寺白水寺山嶺有望佛閣  
四月一日開寺門六月一日觀佛者上山先觀  
羅漢見次觀普建見次觀普賢見人人上山所

觀不同至七月一日寒甚不可居下山有請佛  
鳥先叫然後諸佛見聖僧者有一人入山採柴  
深入無路可出忽見大木爛朽半邊有一僧坐  
于內而指背纏身三匝後山中申官官差人扛  
至嘉定府中再三叫之方醒開眼云我是廬山  
慧遠禪師之弟謂之惠可我深入山坐于木中  
不知今爲何代言畢遂不復言亦不食不起至  
今聖像留白水寺

觀音靈驗

杭州天竺寺乃石普天福間僧道翊夜見山間  
光明徃視乃一片奇木命匠刻成觀音像偶一  
僧從洛陽持古佛舍利來如之頂間妙相具足  
水旱災傷祈禱靈驗身披纓絡皆宋朝御賜七  
寶爲之五色璀璨寶爲希世之寶杭州歸附後  
謂七寶纓絡夜有神光爲異拘取之以貢  
朝廷至京則晦而不明乃祝之曰如七寶纓絡  
欲回天竺期以某時色再光明至期果神光燭  
天遂遣回天竺

石山巨佛

唐顯宗弟臯爲西川節度使奉詔命於嘉州對岸大石山中鑿一巨佛高百餘丈面闊十餘丈兩耳二井可以汲水供厨起九層樓以蓋覆之謂之九頂寺夜夜有聖燈自峨嵋山來朝遠望皆見又餽使有德於蜀蜀民思之家家供祀後來朝封爲南康郡王四川都土地至今血食焉佛化

羅漢降生

良齋謝諤字昌國官至尚書後以臨江開國致政天下皆與覓牌額字貴銀鈎畫也至大金國出千金以構其字而不可得一日有江湖士人哀告求覓劉國大銷金鋪六字公憐而書之於中脫套大金國字朝廷詔問大費分析其恭人擊碎所用墨池云老矣何必苦此筋骨公復以破墨池再寫却與夫人云人在門前等守此字送人便可得五七斤或十數斤糴米供家我何可憚勞其厚德如此蓋公生時其父夢居近僧

寺第七位羅漢臨房即誕而寺僧先一夕亦夢  
第七位羅漢辭去謝宅公將死時繼寺增人夢  
羅漢歸因知公乃佛位中人故富貴壽考尋常  
不同

金剛負擔

饒州妙果寺聚僧衆百餘人內有一風和尚終  
日飲酒啖肉夜則止宿於山門下醉中屢毀長  
老并教其過失每夜至更闌方已長老雖怒久  
欲逐之却畏其言無忌憚恐揚醜於外姑且忍

之一日風僧於五更初升堂擊鼓大衆驚起畢  
至乃知其來去覓擔夫出外雲遊長老大怒叱  
風僧曰門前有二金剛汝可將取一个去風僧  
高聲對云謹領法旨而退至夜半後醉罵長老  
却用繩穿一擔以梯掛於金剛肩上衆僧見之  
莫不掩口而笑風僧醉卧如前次日五更初叱  
起金剛曰可負擔隨行天明門子入寺報云風  
和尚與左畔金剛負擔者皆不見了長老令僧  
衆叫喚本處居民各執杖捧呼噪過住風僧回

首與金剛取擔自負乘雲而去惟金剛立於田  
中里人因起殿屋教楹以蓋之後又有增修者  
即今爲金剛寺所謂風僧者乃羅漢顯化

### 觀音化手

宋咸淳癸酉六月二十七夜江陰軍城中有李  
其姓者好善夜夢一白衣道人來告曰覓一隻  
手李曰他物可與手無與乎道人曰有城中王  
長者家有白檀五尺可作吾手李急訪問到王  
家以實告王曰果有之今事屬神明請一半錢

奉施一半李得此香遍尋神像乃在城東北君  
山下小石江邊有一神左手提鍾無右手立于  
水津一見如夢中人也遂命匠整頓是名立地  
觀音因此每年六月二十八日作會俗以爲生  
日非也

### 觀音現身

蜀中年例以二月八日佛入涅槃其兩州作無  
礙大齋三晝夜善緣士女自遠方來觀者無數  
作探拈會宋淳祐甲辰二月九日有遠方一僧

水下坐化去衆以竹椅扛赴柴樓火化數千僧  
皆誦經觀看有依政縣鐵匠姓李携妻與二子  
同來於衆中高聲云一日過一日一日無所益  
早往西方去般若波羅密徑跳火中立身大火  
燎之但見一白衣觀音身燒化大衆莫不嗟嘆  
遂與僧同骨灰立塔於燒處祈禱有應

七真僧

七真僧真身在南雄報本禪寺乃唐朝六祖同  
時起五祖衣鉢僧也內有一僧虛空坐化于寺

前井中一僧專喫猪頭手弄頭錢名爲猪頭和  
尚坐化歲旱郡守禱雨迎于郡忽頂髮自生相  
去六百年其靈感如此

小釋迦

袁州仰山小釋迦南雄州小嶺村中人姓黎學  
釋教出外得道一日回鄉其母以肉啗之黎曰  
不喫則違母命於是食之遂以刃割其肚腸在  
小溪水邊洗濯有村嫗稱其小名罵之黎口占  
四句曰得道莫歸鄉歸鄉道不行江邊老婆子

喚我小時名於是徑往袁州建道場至今靈驗  
每歲南雄鄉人上山朝仰則先一夜錫杖自鳴  
寺僧知小釋迦鄉人至矣

身外有身

慈雲長老姓王始名道待試南宮病起強游西  
池一僧延入茅屋似無煙爨唯一巨甕破笠覆  
之私念必積穀其中試舉其笠甕中明朗樓臺  
高下人物往來有人呼道名姓隨聲已在其中  
有宰相李輔國召道爲門賓以女妻之是年秋

賦中魁選繼爲御史時垢子事征北狄道上奏  
云攻夷狄如以明珠彈雀雖得雀亦亡珠矣得  
彼地猶石田不可耕也古人謂禦戎無上策未  
爲正論臣以忠信結之爲上策擇將守邊爲次  
策以兵伏之爲中策以女妻之爲下策玉帛結  
之爲無策帝喜其奏詔授中丞俄而拜相弼諧  
之理天子廢王后而立馬妃道極諫帝怒貶瓊  
州司馬全臺諫臣論其忠復拜相大興兵征遼  
道上奏甚鯁帝震怒斬道東市刃及頸乃覺身



坐甕傍再拜僧曰富貴通塞命也此天之所以  
性命心氣內也此身之所有吾將順乎天而養  
乎內僧曰是矣送道出門僧與寺俱不是道乃  
削髮披緇居大慈寺禪功精進將去世作詩曰  
來自無中來去自無中去總是恁地去莫要錯  
却路遂兀坐而化

伽藍護法

宋徽宗崇道教林靈素上言改佛刹爲道觀僧  
曰德士行德童崇明寺德士彥深無聊出寓本

村橋寮寺有五通護法極靈道士寢食不安乃  
杖劍勅水遶寺行法曰汝有神通若能倒行予  
於汝服神忽於佛殿簷板之上現身倒行數步  
皆黃泥足迹長可尺半五指儼然道士告林靈  
素仍命彥深居住時二百餘年足迹未泯鄉人  
今以北宮稱之

鸚哥顯靈

江陵府某好善常持誦觀音經至元壬午冬與  
衆相約欲過往他郡未行間忽見門外有一鸚

鵝作声喚曰莫要去莫要去似有再三丁寧之意其人省悟莫是觀音臺上个顯靈報我遂不敢行他人不信而往者中途遇盜盡被劫殺獨此人獲免

聖僧

僧圓澤

洛陽李源隱居山谷嘗與惠林寺僧圓澤善相約遊我岷山圓澤欲取路斜谷李源強由泝峽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襜負鬻而汲者圓澤望而

泣曰吾不欲由此者爲是也李源驚問之圓澤曰婦人姓王氏吾當爲其子懷孕以待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既見無可避者三日浴兒者願公臨我一笑爲期後十二年杭州天竺寺外約與公相見至暮圓澤無疾逝而此婦果育子踰三日李源往視兒見果笑源後十二年赴其約聞葛洪川畔有牧童扣牛角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歎此身雖異性長存及相見曰李公真信士也又

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徧却回煙棹上瞿塘遂去不知所之觀此一事則知佛性一點靈明亘古不壞萬劫千生生身雖異而此性長存也

### 婁道者

宋真宗朝承天寺婁道者有智慧能逆知吉凶宋真宗嘗召入禁中時欲立章獻意未决命嬪御出見師閱云凡二百餘人皆不語至章獻挽之曰陛下可善遇此人能爲陛下主家計上竒

之意遂定及章獻垂簾又召至錫賚不貲復歸有新知軍入境雅不喜道者遂告其徒曰緣盡當滅知軍疑其詐死命焚之凡三日衣裓不動其徒禱曰師不違衆惡不若聽其火化忽雷雨驟作水滿庭薪火皆滅口出白煙自焚立盡而獨留目睛與舌根不壞舍利無數邦人葬其骨淮岸舍利等物藏塔下至今淮水漲溢至塔即止後賜塔額許歲度兩僧

### 僧法華

宋仁宗朝有僧法華者莫知其所從來相傳言  
誦法華經故以爲名至和三年仁宗不豫國嗣  
未立天下寒心諫官范鎮首發大議乞擇宗室  
之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典  
宿衛尹京邑以係天下之望并州通判司馬光  
亦以爲言凡三上疏一留內二付中書上夜焚  
香默禱曰翌日化成殿具齋虔請法華大士俯  
臨毋卻清旦上道衣凝立以待俄馳奏言法華  
自右掖門徑趨將至寢殿侍衛呵止不可上笑

曰朕請而來也有頃至輒升御榻跏趺而坐受  
供訖將去上曰朕以儲嗣未立大臣咸以爲言  
駸尋晚暮嗣息無有法華期一決之師索筆引  
紙連書曰三十三凡數十行擲筆無他語皆  
莫測其意後英宗登極乃濮安懿王第十三子  
方驗前言也

佛謹

諸天明謹

練丙乙爲屠家子至元辛巳六月二十四日賽

諸天善願甫畢與妻爭鬪聞市屠子牛亟往分肉手持齋饅頭岔路口嚼至牛場正值煮血方熟即取數塊啖之仍分肉到家即病但聲聲叫佛乞命別無他語二十五日近午即死

僧竊聖像

淨心院僧惟懋處州人住永福院專事餘恃常住法器物行貨賣有佛前長幡取之以為衲襖裏胎一日又竊諸天聖像及羅漢像皆至梓亭街忽天色陡暗雷電追逐匍匐走至淨心院雷電燎其兩足為之焦灼虫免歐擊不逾旬日為人殺死院門前豈非佛之報應者哉

佛譴軍卒

建寧府浦城縣有淨空佛極靈凡有所禱其應如響有真身在縣側南豐寺丁丑年間軍馬人往剔刮其身遂至損壞於是用手剔刮之人皆病瘡癩皮肉道裂而死

毀壞佛像

雙溪村崇明院有地藏并十王共十四小身以

銅錢爲骨泥加其上閱年既久淡剝錢露溥祐  
年間淡竹周上一監無知利其有錢擊碎佛頂  
身盡取其錢每身得錢百餘其時錢貴物賤得  
之其喜殊不知神佛有靈果報立見渾身病癩  
連年痛楚腐爛見骨手足爪亦皆脫落僅存指  
椿遂成殘患續剪髮爲頭佗背籤筒沿門教化  
如是數十年方死

擊損佛像

中音普慈藏院羅漢額上有傷如小刀痕僧本

生住院日見之問焉或曰昨有一少年到此曾  
用一小鏡擊之復以其兒古且陋又擊之因此  
致損後此少年額生一疽久而不愈透腦而死

觸穢齋料

宏溪有農人范德一日主家令其出邑買齋料  
供獻諸天到邑收買齋料寄宿練家飲酒大醉  
次日歸至家一身如繫疾痛莫忍不可屈伸乃  
急喚其母來前具以實告曰昨主人令我出街  
買齋料供養諸天是夜不合飲酒宿于他人家

齋料亦隨之必以是觸穢得罪汝亟命僧啓許  
諸天與我贖過僧方出門而范死矣

伽藍譴罪

淮西李覺本年方總角稍聰俊音聲嘹亮面貌  
瑩潔自幼持蓮齋善於科教居道衆中人不  
知其爲男子皆以道娘稱之嘗赴齋會堂主器  
愛之舉爲懺首留宿踰月遂至不律醜聲播揚  
一日堂主與覺本同於卧房內發狂具言違戒  
律之事今爲伽藍譴責合堂道衆急爲我禳謝  
道

衆燃炬燒香方禳謝間二人已俱死矣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四

後集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五

後集

佛教門

水陸

設齋不誠

湖南帥別之傑未第前抵分寧縣旌陽觀縣近  
有賈孺人適抱病其子天錫禹錫命僧冥陽祈  
福是夜至三更之傑聞衆鬼邀觀中土地同往  
赴齋土地辭云今夜有大貴人宿此職當呵護  
不可行良久衆鬼歸土地問云赴齋如何鬼云



庖丁刀傷其手齋不無腥汗監齋已擲刀於屋  
瓦矣土地又問云病可醫不曰但以竈心土服  
之即安之傑聞土地貴人之言心切自負明早  
過其家告之所聞腥穢之事實於瓦上索刀驗  
之果如其言遂再許修設冥陽齋供為願之傑  
言孺人有疾吾能察脉當為診視用藥診畢一  
如鬼言一取竈心土佯以別藥夾和煎湯厥疾  
頓愈家以為神贈以五千楮後之傑登第帥湖  
南道經分寧再到觀中留題一絕云聞說旌陽  
舊築壇故浮脩水一來觀至今磨劍池猶在冷  
浸一天星斗寒觀刻之石池在觀左縱二尺深  
廣各三尺

鬼取水陸

紹定辛卯科廬陵有一士人陳勲請舉赴郡謝  
解歸途出十里外晴天暖日見一丈夫青巾紫  
袍一女人帶花而冠帔隨行陳獨見而他人皆  
不見終日直至宿處方去陳問其僕此是何人  
僕云此是解元暴得解喜而眼花見鬼耳次日

復如前陳遂於荒郊等候二人問尔何兩日隨我二人云尔當初曾許水陸一筵此關係一男一女生天我二人合得此超拔尔向者貧委實擔閣我久矣今幸有義約錢可以了此因緣後如其言而酌其願有彭僧作小行時定光巖主附之作疏語及無遮文

薦拔亡卒

前宋芮興勇畧之將也在孟保相無庵麾下自金人南侵在京湖淮漢間允經數十戰未嘗喪

師乞畀祠朝廷從之閑居礼佛以樂餘生如此十年一夕昏黃時門首有一二千人皆舊日受撥發者左右之人皆不見而芮獨見之遂出門而問曰汝何故來此衆人曰平生在大尉軍中荷有威望得全此生不料兩三年皆爲帶血之鬼徑來告訴芮曰教我如何衆曰伊求薦拔芮曰汝衆且去待吾理會芮後建水陸大齋及九幽章醮超拔之旬日後夜靜獨坐小室中又見在前一二千人皆循牆而下遂叫喚家人僮婢

於前指示之未久苗但叫曰佛來佛來合掌而  
化

### 習召孤鬼

守友善道堂香火新削髮僧祖澤於佛事未甚  
諳熟一夜孤灯隻影習爲梵音召孤鬼文未幾  
鬼物羣集或在屋瓦之上或在窻壁之外相呼  
而來啾啾有聲既無香火又無齋供良以爲窘  
僧驚嚇仆地移時方起後再投本師設齋懺謝  
○又太常寺丞賢良周啓明一日製撰三十六

類孤鬼文皆指迷超脫之語每夜展誦鬼神來  
前不去寺丞叱之鬼曰我等荷得指迷超脫故  
迺相告來听法侍郎不必疑心續修設大齋誦  
此戒文咸皆超脫不復再來今浙僧皆用此文

### 思猪蹄羹

龜山庵僧宝誦每有人請做功德去時必買猪  
蹄用大瓶煑羹宿火以待次日功德散後歸食  
只以三日爲期歸則此肉腐爛可以醉飽矣忽  
一日功德散又有人請加持水陸此羹不及食

而遂行是夜鄰人夢諸鬼曰今夜齋官至誠加  
持僧心存豬蹄羹使我輩不可食忍飢而去非  
主之罪必將有以報此僧越數日僧劇被鬼柳  
榆手足俱若有所縛得行童扛歸便成風痺之  
疾累年方死

茹葷赴請

集福院有僧平生好啗自奉靡所不至每判斛  
食既受䟽後茹葷如故赴緣則煮豬蹄以器盛  
之為途中飯食之需後病腫膨脹痛苦數年而

死

僧無戒行

浦城縣有一僧俗姓吳住南峯禪寺常為人主  
行聖會看經方畢午則恣飲酒食肉畧無戒行  
後在勝果寺為軍馬殺死○又一僧為人判水  
陸偶忘携房鑰匙行判至中夜忽思及心在鑰  
匙鄰人夜夢鬼曰醉和尚今晚施一把鉄我輩  
空來次早飲酒中有小鉄一片哽死

鬼嫌齋榜

安成荆山劉能翁號淡居館後林周氏主人建  
水陸能翁作無遮榜頗極詆毀是夜能翁如廁  
遽灯滅有從廁中呼淡居淡居能翁走入齋據  
按坐聲又在按下亟登榻睡声又在榻下矣且  
云與君人鬼異途何用相毀如此能翁恐甚遂  
得心疾不之而死

佛經

持經免難

王通京兆人也積善常持三十九分功德疏經

廣勸人念佛及寫經散施政和三年通作商登  
途日見一人青紅服色常在前行至長沙江凡  
十六人同渡見一老人涼巾道服呼王通長史  
通近前揖老人曰今日風惡舡小莫渡候某家  
舡來則同去通信其言先渡者須更風起舡覆  
殆無存者通乃拜謝通不蒙見救必死于此老  
人曰天命也不偶然須更舡到邀通上舡至教  
山坳出舡見一大第高樓畫閣狀若仙宮老人  
揖通入左右出迎少頃置酒通乃辭謝老人曰

吾非凡流乃水府仙官奉天曹勅命權管此江  
水八百里君合死于此命屬水府然君勸千人  
誦經聲動神祇千人數內有三七人短命惡死  
因功德力更延壽命通曰不知通云何得現世  
因果老人曰天曹紀人功過禍福無差世間有  
枉死大患大難命在須臾者有能以湯藥衣具  
飲食救療得免橫死天曹紀功延壽君之善功  
已大上帝特延三紀之壽行下太山閔報土地  
沿路擁護老夫因此相接酒罷送下山卒步則  
不見老人所在始知前日在前行者土地神也  
自是還鄉愈行好事至臨終之年果壽三紀

江神送嫗

杭州一老嫗年六十餘嘗誦金剛經誦畢佩帶  
於身咸淳己巳中秋到江頭觀潮值潮頭最高  
澎湃衝激吸沒百餘人嫗亦預焉已而潮回乃  
獨送此嫗于江之濱儼然存活人問之則曰見  
潮神閱簿言我會誦金剛經有功送回陽世身  
之衣襟皆濕堆所佩之經獨乾

金剛現身

南康路燕宗周有男卧病半載疾篤有兄燕宗德誦金剛經于傍正昏路中病者忽耳聞心醒遂發心許施此經千卷言未既俄見金剛現形半躄于前由是此病頓愈

金剛經免死

德祐丙子建陽之崇政地名南窰華家山有一老叟姓華名友生來好誦金剛經極有靈驗手按衣領自有金光燦人眼目丙子大元軍馬之

來華友以逃難之事密禱于佛前是夜金剛賜夢云你前世因殺了一人不曾償命其人見托生和州歷陽縣土名雞籠山姓王名二今在大勢軍中你當死於此人之手我雖欲救尔其如數何今以相報不必趨避華友次日端坐佛前看經不輟近午有二人突入將華友執了華友告云告取王二相公我當死在你手一死不爭容我誦了一卷經便得就死軍問你何以知我為王二華友以夢實告所言鄉貫無一差舛王

二曰既是你前生欠我命債你須喫我一刀遂以刀去其中唱道殺了也我今與你解冤釋結令千友教之誦經留衣服與之為別纔越一月華友以病而死信乎教之不可逃也但得免死於兵得非金剛救護之力乎

入冥得經

上都僧靈幽遷化至冥間王問曰在生習何經業答曰常持金剛經王曰善哉此經猶少一段王遂賜本即放歸人間十載僧既活具奏奉敕刊此經於濠州鐘離寺石碑現在從爾時慧命須善提至是名衆生

誦經卻狐

季回婺陵人元和年應奉不第東歸夜夢一僧人與回曰若來春要及第何不念金剛經回心大喜沿途便念去家千里因宿橋下忽被一女引至一村宅又見二女在傍回疑是妖怪遂念金剛經口吐異光伴女化狐而去

經糊鞋底



周五教授溥祐乙巳館於蓋竹李山余家六月  
間有齋隣人晚食後納涼于橋忽陰雲震電大  
雨母冥足失其鞋亦不之覓須臾霹靂一聲即  
忙走歸次早至橋見鞋扯出金剛經撒于橋之  
上得之者遍以示人布悉除去惟存其布痕字  
歷歷然不似罪業以經護鞞遂有此警

蛟畏佛經

吉贛二江之界地名曰造口有居民二三十家  
皆樓居以防水患咸淳丁卯五月間贛江之水

湧至平地水深一丈方平退間又驟長四五尺  
浸過屋簷諸人亟視之乃水面浮一烏牛背負  
一大紅蛇在波濤中凝然不動衆以為蛟所變  
攔水不去各許神願牛亦不去有一老人者遂  
用白絹一方兜裹金剛經一部用力擲在水中  
離牛五六寸牛回顧之即徐徐而下水即隨之  
而退衆人皆免於沉溺經力之足以服惡孽者  
如此

寶積有光

西鄉王淤靈先院前舊有王必大聚夜于家與  
寺為鄰有行者道闔亦來從游每日以經呪代  
課曰遺經兩紙在壁角糞壤中忽一夜其延燁  
然有光俯而拾之乃寶積經也自後不許携經  
入齋

楞伽經光

張文定公方平慶曆中嘗為滁州游琅琊山藏  
院俛仰久之呼左右取梯升梁得經函發之即  
楞伽經餘半卷未寫忽悟前身蓋知藏僧也寫

楞伽經未畢而化因續書殘軸筆跡宛然如昔  
因號二生經近時有閩人揚彥國深究宗乘遂  
箋注此經仍折為七十一分每分以偈贊之讀  
之其義曉然可見彥國臨終祝付其家以此經  
徇葬久之其塚間神光發輝村夫疑其所藏珍  
寶謀納其家其家知之即發出經神光遂滅因  
此經于世

證悟

海珠明了

西來和尚名了鎮浦城人有妻子一日往溪邊  
浦魚拾得金剛經誦一遍心即開悟棄妻屏子  
緇<sub>後</sub>散施剪髮爲頭陀每日誦經徑過雪峯充  
火頭數年開心見性自此精進繼即爲僧又往  
徑山問道歸住浦城天心寺爲白蓮導師弟子  
甚衆敬發善心創南浦槁所題金谷木植悉有  
餘溢槁事未備一日忽澡洗遍辭鄉里於至元  
二十九年壬辰十一月十三日申時坐化衆官  
迎之眼復開有謂之曰何不待彌陀誕日去師

曰時不可留而作偈曰一生叅禪說盡夢話三  
界虛空又說甚麼嘆撒手虛空法性身借問有  
誰遮得我又云我是無尽意菩薩踰三年我身  
皆舍利子命弟子葬於天心寺後又作偈云月  
到天心處平地一声雷如來正法眼大地一時  
開偈成端坐而逝越三日弟子千餘人送葬寺  
後山昔號西來今號海珠

聞經立化

建寧府劉屠性狠屠宰爲業一日侵晨持刀正

於案上賣肉有頭陀道者沿路敲磬誦金剛經  
教化至劉屠門邊正念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一  
白而劉屠若有此悟頓下屠刀合掌立化

### 警悟坐化

福州福清縣林狀元希逸奉先庵僧勤有座言  
前守庵僧云常好坐禪主家加敬不時施以  
衣服齋食徒弟亦均受其施林苦於無子囑之  
祈嗣累年未應徃徃一念稍差一夕坐禪卧倦  
忽夢主家請去爲僕引入馬厰中隨即驚覺衣  
服上微作馬糞臭心頓警悟且悔厚獲信施難  
以消遣再起靜坐未知報答之方次早主家相  
召及登其門馬院前果生一駒此心愈爲警省  
歸庵即沐浴趺坐而化倘然平生精進必至墮  
落矣

### 悟稱佛號

州浦城縣臨江鎮有一人夜見四人過一橋  
一人着青衣上掛一白手中見橋柱上有阿彌  
陀佛号念一声遂相將踰牆過章家其人將恐

是盜又恐是章平日所用之人忽至雞鳴不見  
人出次早直往章宅問其所以章謂不見其人  
尋有言愈厲章遂帶其往屋內遍尋只有犬生  
四子恰如所見服色內有青色白項者已死蓋  
謂得悟般若至今一也

悟般若若

張陳二有女佛兒年十五忽暴卒半日復甦曰  
初被二鬼捉去過义嶺復見二鬼以一黑被裹  
將二人納之陳家次將一花被裹奴且曰汝負

他家一千五百錢今當還之時月色如晝奴遂  
合掌默誦多心經未終忽一綠衣人前曰此人  
亦悟般若若姑恕之失足遽墮池中驚悸乃悟其  
父明日因往义嶺詢訪果有陳家夜生三狗二  
黑一斑斑者偶墮池死急取錢以還其家陳不  
肯受於是相與將錢施於佛寺做好事以贖過  
然則假借可不還乎法可不信乎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五

後集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六

後集

文華門

詩

詩免邑宰

真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作詩曰  
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軀親既以脂膏  
非小祿須知痛痒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  
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煩散作十  
八春可謂愛民之念深矣邑宰皆為感動

驅蝗虫詩

米元章爲雍丘令虫蝗大起百姓憂之鄰縣尉  
司火瘞後仍舊滋蔓責保正併力捕除或言盡  
緣雍丘驅逐過此尉移文載保正之語而牒雍  
丘請各行打撲收埋本處地分勿以鄰國爲壑  
時元章方以客飯視牒大笑取筆大書其後云  
蝗虫元是飛空物天遣來爲百姓灾本縣若還  
驅得去貴司却請打回來傳者絕倒

上元遇雨

江丞相古心淳祐辛丑知吉州遇上元喜放燈  
與民同樂適大雨作有士人投詩隱隱雷聲天  
鼓吹熒熒燈火夜星辰風流太守明如鏡何用  
姮娥作主人古心喜而厚贈之

試監蹂死

宋淳祐癸丑臨安試監補者天下無慮數萬蹂  
而死者十有七人省試亦喪一人當時有詩  
云南省觀圖喪一名補闈又試萬人英兩重門  
門如天險十有七人倒地橫誰設秦坑來貢院

教唐士夢登瀛雲山萬里家何在月白風清  
已哭声嗚呼悲哉

西山生祠

真西山帥長沙郡人爲立生祠一夕有大書一  
詩于壁間者其辭云奉世知公不愛名湘人苦  
欲置丹青以天又出一活佛南極添成兩壽星  
幾百年方鍾間氣八千春愿祝脩齡不須更作  
生祠記四海蒼生口是銘

詩退風濤

江古心知吉州兼提奉就任改除江西漕使舟  
經臨江慧力寺前風濤大作舟人大恐請燒香  
許愿古心以胡床坐於舡頭索紙筆書一詩云  
萬里爲官徹底清舟中行止甚分明如今若有  
虧心事一任碧波深處沉詩總投江旋即風恬  
浪靜徑至洪都

詩刺時相

開慶已未了大全因貂璫董宋臣得相不恹人  
望江西路分繆萬年作釘詩刺之云頑鑛非銅



鋼樣堅寒坑終離亟趨矣十來鎚打隨成器一  
得人拈卽逞尖不怕斧敲惟要入余憑鑽引任  
教嫌休言深去難抽拔自有羊蹄與鐵鉗丁見  
之大怒繆竟以此得罪配化州後丁果召庚申  
之變君子曰詩得比賦之體使之在朝必一敢  
言之士也惜其晚節全非

十七字詩

舊制每車駕孟享詣景靈宮太季武季宗季諸  
生例在禮部貢院前設幕次迎駕起居都人譏

其在季歲康康粟及迎駕之時皆襴衫幘頭作  
詩曰駕幸景靈宮諸生盡鞠躬頭烏身上白米  
蟲

詠石僧詩

宋高宗一日坐寢殿湯丞相思退侍立上曰卿  
家處州有何異迹思退曰臣鄉有石僧題詠其  
詩曰雲作袈裟石作身岩前獨立幾經春有人  
若問西來意默默無言總是真大稱旨本無此  
詩徹夜遣人歸刻石聖僧之傍

詞

大學嘆世

宋德祐乙亥大學諸生作念奴嬌云半堤花雨

對芳辰消遣無柰情緒春色尚堪描畫在萬紫

千紅塵土衆官女行鶻促歸期朝士去鶯收倭

舌臺官去燕作留人語大季上書遠攔紅藥韶

華留此孤主只陳宜中在○真箇恨殺東風賈

相幾番過了不似今番苦樂事賞心磨滅盡忽

見飛書傳羽北軍至湖水湖煙峯南峯北總是

堪傷處新塘楊柳賣妾名小腰猶自歌舞又

祝英臺近云倚危欄斜日暮蕭蕭甚情緒穉柳

幼君嬌黃太后全未禁風雨春江萬里雲濤扁

舟飛渡北軍至那更塞鴻無數流民○嘆離阻

有恨落天涯誰念孤旅滿目風塵冉冉如飛霧

是何人惹愁來賈出那人何處賈去怎知道愁

來又去

挽狀元詞

徐梅堃元杰官至侍從安享富貴一日為嫉者

所藥七竅流血腹裂而痿國季諸生作沁園春  
而哭之以此見爵高而身危可不慎哉詞曰三  
季上書寃乎天哉哲人已痿自綱常一疏爲時  
太息典刑諸老盡力扶持方哭南床繼傷右揆  
死到先生事可哀傷心處笑寒梅冷落血淚淋  
漓人心公論難欺願君父明明悟此機昔九  
齡疏諫祿山必叛更生累奏王氏爲危變起范  
陽禍成新室說着當年人噬臍君知否但皇天  
祚宋此事無之

送夫入學

宋嘉熙戊戌興化陳彥章混補試中次年正月  
往參大季時方新娶其妻作沁園春以壯其行  
詞曰記得爺爺說與奴奴陳郎俊哉笑世人無  
眼老夫得法官人易聘國士難媒印信乘龍夤  
緣叶鳳選似揚鞭選得來果然是西雍人物京  
樣官坯送郎上馬三盃莫把離愁惱別懷那孤  
燈隻硯郎君珍重離愁別恨奴自推排白髮夫  
妻青衫事業兩句微吟當折梅彥章去早歸則

个免待相催一時傳播以為佳話  
賦

中興賦聯

宋紹興間黃公度榜第三人陳修係福州人解  
試四海想中興之美賦第五韻隔對云葱嶺金  
罍不日復廣輪之大太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  
塵時諸郡試卷多經御覽高宗親書此聯於幅  
紙粘之殿壁及唱名玉音云卿便是陳修吟誦  
此聯淒然出涕問卿有子讀書乎對曰臣尚未

娶乃詔出內人施氏嫁之年三十貨奩甚厚時  
人戲為之語曰新人若問即年幾五十年前二  
十三其年第五人方翥與化人辭試中興日月  
可冀賦一聯云佇觀僚屬復光司隸之儀忍死  
須臾咸泣東山之淚亦經御覽親筆錄記唱名  
日特命加一資上恢復之志隨寓發見感憤如  
此而卒於不遂秦檜之罪可勝誅乎

賦破題

江古心漕江右有三山林德頌謂之問其所業

則曰詞賦江命賦題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林破曰四後五六一先二三七八九而至十  
奇耦伍而揲參江大喜即厚周之

雜文

勸農文

吉州累任太守勸農文多有佳句丞相江古心  
自吉將漕江西却作十詩前五首勸農後五首  
勸官叙曰農不知勸農其累官官不知勸官其  
害農○又吉有趙添倅作農家自勸文反騷意

佳識者喜聞因刊于此曰官勸農農自勸官中  
榜文幾番見年年勸我好耕田入務催科急如  
箭公當自勸兒兒當自勸孫有口莫讀勸農文  
有脚莫入公家門公家門前吏如虎我農性命  
如塵土勤耕田早納租晚來吹笛聲嗚嗚阿婆  
抱孫公趕鴨人說勸農都莫答

史守祝文

四明史弥忠爲吉州守遇閔雨祝神云當三春  
荒千畝之耕誠非細事以一身易萬民之命亦

所甘心其功於愛民如此七八十年後父老猶能誦之後二子嵩之岩之皆拜宰執此善報也

古句奇對

古今奇對甚多姑摘一二以備觀覽乳燕飛華

屋坡詞流鶯過短墻杜詩雲山千萬疊杜詩江

村八九家杜詩柳搖臺榭東風軟周詞花壓闌

干春晝長古詩此吉州曾鳳山花園桃符也先

生之心出星斗之上嚴子陵祠堂記醉翁之意

在山水之間醉翁亭記此與嚴州歐陽守也夜

醉長沙曉行湘水難為語燕之留杜詩朝飛南

浦暮挹西山且對鳴壺之舞滕王閣序此乃是

賀周丞相益公自潭移節過降興也好者皆是

着題

東坡判語

蘇東坡通判錢塘日嘗權領郡事新太守將至

營妓陳狀以年老乞出籍從良公即判曰五日

京兆判狀不難九尾野狐從良任便又有周生

色藝為一郡之最聞之亦陳狀欲効例脫籍公

惜其去判云慕周南之化此意誠可嘉空冀北  
之群所請宜不允其敏捷善謔如此

西澗旗句

葉丞相夢鼎宋淳祐戊申知袁州仁慈廉謹任  
滿得替士民攀轅卧轍以留之旗幟甚盛於內  
綵旗有一聯云關節一毫無地入公廉兩字只  
天知隨從吏人挿於歸舟過袁河口大江中忽  
大風掣去衆見在空中飛舞却不知墜何所此  
豈非公廉只天知之驗歟

前賢榜語

辛稼軒帥潭日值穀價大穹頗聞富家閉廩而  
盜賊起辛出榜云閉糶者籍強糶者斬朱晦庵  
以爲此八字不可添不可減真西山亦帥潭判  
市戶乞刈船狀云襁災隨俗生事照條亦然後  
李肯齋知吉州到任榜云天下道理最大國家  
條法甚明以至李接峯作憲湖南條榜云殺傷  
鬪毆立見施行勿縊毒溺斷不受理見者莫不  
歎服

四留銘

王參政伯大號留耕嘗作四留銘於座右云留  
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祿以  
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不  
盡之福以還子孫貼于壁間忽一日雲霧四起  
霞光照耀失其書所在

六悔銘

寇萊公準嘗作六悔銘曰官行私曲失時悔富  
不儉用貧時悔藝不少學過時悔見事不學用

時悔醉發狂言醒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此真  
寡悔之大法宜以為終身之用

座右銘

福建臞軒王邁座右銘曰與其收之於已然不  
若謹之於未然與其已愆而後悟不若無可省  
之愆能依此則終身無過○又宋初有名人作  
座右銘云避色如避讎避風如避箭莫喫空心  
茶少餐中夜飯語雖俚俗亦稍有理并附此或  
可為戒之一助



湖海新聞英堅續志卷之六

後集



